

# 清宮劍影錄

上篇

顧問 周永新  
編校 彭智文  
蹄風 著

睽違六十年，傳奇經典再現！  
清宮派再次掀起武俠風雲！  
一段歷史的迴響，  
回望香港武俠黃金時期！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  
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  
各初搦了  
玉珊先生雅正

雪雅堂主周林華書

蹄風書贈玉珊先生。

內容為蘇軾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部分）。

下款「雪雅堂主周叔華書」。



## 靈活變通：從二房東、商會秘書、小說家到評馬人 ——周永新細談蹄風的人生歲月

彭智文

2022年年杪，在一次聚會中，與周永新教授談起其尊翁蹄風（周叔華，1909-1981）的武俠小說，筆者提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蹄風的小說多由「環球圖書雜誌社」出版薄冊，遠銷東南亞，諸如《武林十三劍》、《清宮劍影錄》、《龍虎下江南》等更改編成電影，膾炙一時。半世紀若雲煙易逝，「文本」於今難覓，圖書館僅餘殘冊單本。如是，筆者認為這些小說，亟付剞劂，不致散佚，以廣傳後世。周教授認為父親最滿意的作品是《清宮劍影錄》，敲定重刻是書。承蒙教授委以重任，讓筆者主理編務，復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慨允資助出版。《清宮劍影錄》逾四十萬言，分上下兩冊，堪稱巨構。

《清宮劍影錄》的內容，俟讀者細味，自行評斷。至於蹄風的人生經歷，鮮見諸報刊雜誌，確與其為人沉穩低調，不無關係。蹄風馳騁武俠小說界短短十數載，後轉投評馬人行列，「封筆」不再寫小說。

日期：2024年1月19日

時間：下午2時40分至3時45分

地點：香港大學賽馬會教學樓526室

受訪者：周永新（本書顧問、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記錄者：彭智文（本書編校者、文史研究與出版協會義務秘書）

彭：周教授，記得你在《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細談你在灣仔區成長印記。不如我們以此為起點，回顧蹄風早年的生活。

周：好的。我們年幼時住在灣仔莊士敦道50號，即船街轉角的一幢舊樓的板間房，毗鄰「波地」修頓球場。我們一住就十多年，這幢樓宇大概在1960年拆卸。全家在1959年遷居駱克道510號，即現在樂文書店附近。

我祖籍南海官窯，祖輩後來遷居廣州，經營檀香的生意。關於爸爸早年的生活，他甚少提及。爸爸是家中長子，有很多弟妹。他在中山大學經濟系念書時，為了幫補家計，兼職做電報員。畢業後，他嘗供職國民政府。三十年代成婚，與元配張氏育有六名子女。張氏系出望族，應是



張南山的孫女，在清水濠（位於廣州市）有很大的府邸。張南山有功名的，在廣州當官。印象中，幼時在「大屋」裏，仍豎立著「肅靜」、「迴避」的牌子。

彭：原來蹄風的妻子正正是「粵東三子」之一——張維屏（號南山，1790-1859）的後人，張南山在鴉片戰爭前後寫下不少愛國詩歌，他在清代詩壇享負盛名。怪不得剛才你給我看，蹄風書贈你的一幅扇面，跋云：「右錄嶺南詩人張南山消夏詩以為新兒拂暑」，原來你們與張南山有血脈淵源。剛才你提到蹄風鮮談及過去的工作，未知原因為何？又，蹄風是何時來港？

周：其實，張氏並非我的親生媽媽，是我的「大媽媽」，她在1945或1946年罹患癌症過世。話說回來，爸爸在國民政府做過民政相關的工作。為甚麼爸爸罕談過去的歷史呢？我想是因為當年日本侵華，他在廣州曾替日政府工作，或許是「中級幹部」，這段往事比較敏感吧！到了1947年、1948年，他深知國民政府快要垮台，他先行赴港，尋找工作，再安排子女來港。我們一家人，「大媽媽」生了六個孩子，我的親母是「填房」，生了兩個——我和親哥哥。爸爸要養活八個孩子，壓根兒應付不了。因此，我的兩位兄長和一位姊姊，暫留內地，由祖父母照料。



說起我的親哥哥，讀書成績平平。爸爸曾介紹他在太古船塢當學徒，未幾他感到辛苦，另謀出路，後來赴英國修畢護士課程，並在加拿大從事醫療工作，近年已離世。

記得爸爸到港後，在灣仔莊士敦道租賃了一個千多英尺的單位，間隔成四五月「板間房」，他仗「包租」幫補生活。我們住一間房，其餘則租給三個家庭。我小時候睡在走廊的床位，是那種上下格的「碌架床」。早上，爸爸在米業商會當秘書，基本上負責打理整個商會。他文筆很不錯，有時要草擬與政府往還的英文書函，他都應付裕如。後來，他在商會認識了某些商家或東華三院的總理，安排我們幾個小孩子在「東華」轄下的小學讀書。不可不知，那個年代讀書殊不容易，要仰賴人事的介紹和擔保。

在商會工作期間，我想爸爸的第一個轉捩點，就是認識羅斌（1923-2012），那時候十分流行如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羅斌引介爸爸在《藍皮書》撰寫武俠小說，後來還結集出版。《藍皮書》是一本普及的雜誌，武俠、偵探、趣聞、漫畫，兼而有之。另外，爸爸也做過《武俠世界》的主編。

彭：現在很少人認識羅斌了。羅先生是「環球」的老闆，也是《藍皮書》的督印人兼主編，



對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學，影響深遠，他日值得從「文學生產與出版」的視角另文探討。說得遠了，不如談談蹄風的寫作生活，以及後期為何放棄撰寫武俠小說？

周：他通常在晚飯後開始撰寫小說，寫到凌晨一、兩點才休息。那時商會的工作挺輕鬆，上班時間自由，早上十時、十一時也可以。這造就他有較寬裕的時間和充足的精神寫武俠小說。灣仔有一間澳洲餐廳，我有時會到這裏飲咖啡或奶茶，吃一個牛油餐包才上班。我記得爸爸有時也會帶我們上這間餐廳，我吃個牛油餐包已感到開心極了。

1959年，羅斌創辦《新報》，建議爸爸負責「馬經版」，他爽快答應了。我想這是他事業的另一個轉捩點。他在1959至1961年也有寫武俠小說，但寫得越來越少，在1963或1964年以後，完全不寫了。究其原因，他專注馬經編務，也自覺寫馬經比較輕鬆。據我所知，羅斌很看重爸爸，《新報》的報頭正是爸爸的書法，其時該報不少社論也由爸爸執筆。

爸爸寫馬經的「地盤」是從《新報》開始的，後來更自營馬經。評馬人第一梁建民（1933-2008）、董驪（1933-2006），後期的熊良錫（1953-）都是《新報》出身的。在「馬經」行中，爸爸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評馬人從不看晨操的。他習慣晚起，怎可能清晨五、六時去看晨操呢？

當時，簡老八（簡而清，1927-2000）及其弟簡老九（簡而和）開設一所馬經服務社（筆者案：當為「馬迷服務社」），他們會觀看晨操，大概中午十二時就會把相關的資料送來。

當時，爸爸為馬匹建立檔案，每匹馬都有一張卡片，詳細記錄馬匹的負磅、晨操的時間、跑速、騎師姓名等，哥哥和我都會從旁協助抄記圖表、剪貼馬名，以便製版。我還記得當年的騎師郭子猷，名駒如夜遊人、螢火等。回想起來，這些抄寫工作對我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在蒐集、整理和分析資料方面。

爸爸同時在幾份報章撰寫馬評，《新報》在上環，《成報》在北角。爸爸寫完稿，我放學後回家，便乘電車送稿，哥哥和姐姐都會協助送稿。爸爸還出版報紙和馬簿，一直經營至1973年左右。馬報的名字是《賽馬天地》，馬簿則叫《實得》，英文名即Sure Win。我們沒有報社，工作地點就在家裏。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1961年，簡而清主編《明報》馬經版，他找來約十六位評馬人參加第一屆「《明報》盃貼土賽」，季尾作結，看誰贏錢最豐。那年，爸爸得到冠軍。這個比賽好像只舉辦了一、兩屆，我還保留著當時的剪報。





六十年代，他的收入不錯，甚至可以說得上非常好。你想想，那時一份報紙好像賣一毫子，報紙也得要幾版紙，但馬經只是一版紙而已。的確，我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969年遷居禮頓道，租用兩個單位。爸爸過身時年過七十，他這一代的人，飽經戰亂與走難，算是顛簸，加上他嗜煙，晚年生活粗安，兒女成材，已沒太大的負擔。

彭：周教授，你會怎樣形容父親和你的關係？

周：你或者都同意，從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比較淡薄，絕少跟子女談心事。我和父親相差四十歲，年紀相距是一個問題吧！其實爸爸較疼愛的倒是在廣州的長子和另一位兒子，可能年齡相近之故。不過，父子之間始終很少促膝長談，交談都是一句起兩句止。爸爸的思想傳統，重男輕女。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一位兄長在1972年赴美讀書，在當地結婚生子，爸爸跟哥哥說，生女的話，寫信給我便可；生男的話，立刻打電報來。

彭：如此聽來，你們父子之間有點疏離。上一代性格「閉固」，重視「權威」，這也許是傳統文化使然。談過親情，我們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認識蹄風，一是他的交遊、二是他的「自我形象」。

周：他有兩位知己，二人曾在日本留學，應該是日治時期在廣州認識，後來都定居香港。除此以外，很少聽他有其他朋友。誠然，爸爸偏向沉默，不是長袖善舞那種人，他的知識面廣，對政經都有觸覺，洞察力強，且有遠見。我在1971年出來工作，當時恒生銀行上市，他說買恒生股票，十元一股。你看！現在已八十多元了！

爸爸怎樣看自己呢？他不會稱自己是「讀書人」，他曾坦言寫小說只是「搵食」。如果要形容他，最多只能說是「文匠」，全靠一支筆糊口，是以他一點不會在意自己的小說是否傳世。

或可補充一點，爸爸也認識不少報人，但只是君子之交。印象較深的是金庸（1924-2018）。1963年，姐姐結婚，我記得金庸也出席飲宴。爸爸還著我坐在金庸旁邊，好好招呼他，那時我仍是中學生。有一年，我出席《城市論壇》，見到韋基舜（1933-），我問他是否認識蹄風，韋翁說當年辦《天天日報》，曾找爸爸寫馬評，可惜他婉拒了。的確，爸爸在馬經界很有名氣，不少報章找他寫稿，他應接不暇，推辭了不少。

爸爸知交不多。一般來說，聚在一塊就是為生活。在影藝圈，他認識一些公事上的朋友。1956年，鍾偉明（1931-2009）曾到訪我家，向爸爸借小說，用來改編廣播劇。又有一次，導



演馮峰（1916-2000）相約爸爸在豪華戲院附近的餐廳「傾生意」，洽商拍攝電影的事，我也陪伴在側。

彭：我們今次出版蹄風的《清宮劍影錄》，武俠小說刀光劍影，內容緊湊。你可知他如何構思作品呢？

周：爸爸寫小說，經常參考《東華錄》，以及一些清朝野史的書刊。《東華錄》是一部有關滿清六朝的斷代史。他特別喜歡清代，甚麼呂四娘、洪熙官、甘鳳池呀！另外，他認識吳家太極的吳公儀（1989-1970）師傅，其中一、兩部作品都是吳氏題簽的，相信小說中的武打場面，或多或少也借鑑這些招式。

金庸、梁羽生（1924-2009）是傳統文人報人，小說題材多元化。爸爸只是「中途出家」，把寫小說視作糊口的「工具」而已。他最滿意小說中的「感情」情節，可能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他喜歡的反而不是在「打鬥」方面。

正如我提過，爸爸涉獵甚廣，做秘書、寫社論、寫武俠、寫書法，甚至中醫也略懂一二。以前，灣仔區的名中醫是何樸川。我們病了，不用看中醫，爸爸信手寫條藥方便拿去執藥。

彭：依我看來，蹄風真像「百曉生」，能文能醫。奇怪的是，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流傳至今，評論不斷。而蹄風呢？至少六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但今日已沒人記得蹄風。當時，蹄風有沒有與金、梁爭一日之長短？你怎樣總結他的「處世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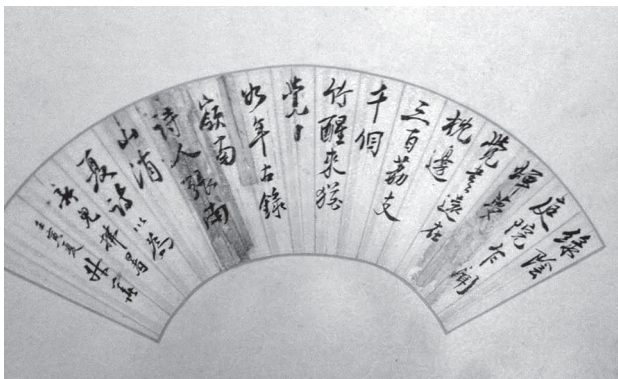
周：雖然，爸爸在小說界、馬圈有名氣，但他不愛「名」，所以不會參與甚麼文人雅集，根本不會爭甚麼。簡單來說，他為人十分「務實」，首要就是賺錢養家，養大一家子女。爸爸為人「靈活變通」，總之有能力做甚麼就去做。他的性格不張揚，比較內斂。我想在四、五十年代，不少南來的香港人都抱持這種心態，因為他們歷歷戰難，受過挫折，眼光都很「現實」。

彭：回眸蹄風的一生，看到的不光是上一代文人，更是上世紀避難來港的「新移民」，如何為生活、為家庭，打拼求存，莊敬自強。今之視昔，仍值省思。

（文稿經受訪者過目）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四





圖一：蹄風晚年遺像（受訪者提供）

圖二：1962年夏天，蹄風書扇面贈兒子周永新，落款「叔華」。詩跋謂題寫張維屏〈消暑詩〉，詩云：「綠陰庭院乍聞蟬，夢覺書還在枕邊。三百荔支千個竹，醒來猶覺日如年。」筆者案：查張維屏〈長夏雜詩〉，原詩當是「綠陰如幄乍聞蟬，夢覺書還在枕邊。三百荔支千個竹，坐來忘卻日如年。」可以推斷，蹄風書此扇面時，憑記憶即興揮翰，一氣而成，故與原詩有五字出入，詩題略有偏差。惟蹄風把「坐來忘卻日如年」誤記「醒來猶覺日如年」，又可說是神來之筆，意思恰恰相反，言即莫論怎樣，長夏苦炎，無以消除也。（受訪者提供）

圖三：1962年2月4日，《明報》馬經版主編簡而清撰文，提到「叔子」（即蹄風）勝出第一屆「《明報》盃貼士賽」，指出此乃實至名歸，而非僥倖。簡文提到蹄風是「本港有名望的文人」，彼此是世交，蹄風是簡父（簡琴石，1888-1950）的文友云云。（受訪者提供，上圖為該文的局部）

圖四：周永新教授（筆者攝）

## 編校凡例

- 一、本書《清宮劍影錄》正文依照「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單行本。原著分作10集，缺出版年份，估計為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刊印。
- 二、本書分作上、下兩篇。「上篇」輯第一至十七回，「下篇」輯第十八至三十四回。原著第5及7集（即分別「第十四回」及「第二十二回」前）俱附〈前文事略〉，本置於原集「回目」之前，現一併刪除。
- 三、原著第2、6及10集（即分別「第六回」、「第二十一回」、「第三十四回」文末，載列附誌、預告、小啟，原收錄在正文之後，故予保留。為免影響小說行文，茲以腳註標示。
- 四、原著每集附插圖多幅。礙於本書篇幅，茲僅保留若干插圖。
- 五、原著偶見「作者按」和「註」，乃作者就內容的補充說明，均予保留。
- 六、原著如有錯字、別字、異體字，編校者參考通行用法，統一修改，不另說明。
- 七、原著如有脫文、衍文、倒文，編校者斟酌校訂，並據文理，略作補足，不另說明。
- 八、原著標點與通行用法有明顯差異者，為求統一，均作訂正，不另說明。



## 前言：花光劍氣入文章

一

今論香港武俠小說，多以金庸、梁羽生、古龍之作品為研討焦點。金庸筆下的喬峰、令狐沖，義薄雲天；楊過與小龍女，生死相許；郭靖、張無忌，為國挺身。梁羽生小說中的張丹楓亦狂亦俠，愛國保民；金世遺則亦正亦邪，特立獨行。古龍之楚留香、陸小鳳，風流不羈，武功高強。上述三家，信手拈來的人物、情節和結構，足可撰文專論。一部作品風行與否，箇中原因複雜，質素固然重要，跟作者的性格、社會環境、復與發表的園地、單行本的流通情況、是否得力於影視傳播等等，不無關係。

香港武俠小說的發展，一般認為經歷三個階段。一曰「舊派武俠」，約1930年至1959年，此派所寫多涉武者「技擊」，或粵地武術家的掌故，代表作家如朱愚齋、我是山人、毛聊生等。

二曰「新派武俠」，約1954年至1985年，其肇始與一事有「天時地利」的關係。話說

1954年1月17日，吳家太極拳傳人吳公儀及白鶴派陳克夫在澳門比武，轟動港澳。接著，同月20日，梁羽生在《新晚報》連載《龍虎鬥京華》，開潮流之先。此派代表如梁羽生、蹄風、金庸、倪匡、高峰、江一明等。其內容與寫法，不拘一格，可謂大放異彩，揉合江湖爭鬥與家國興衰，又或力寫底層市井與統治者之角力，呈現家恨國仇。

三日「後新派武俠」，即約1975年至今，古龍、黃鷹、西門丁等堪說此派的表表者。作品所寫，內容新穎，風格多變，不囿於比武復仇，反而融合推理、驚慄、情色等元素。敘事範式也有所改變，不復是數十萬字的長篇，反而篇幅較短，或以系列小說出版，內容或有所關連，但又可獨立觀之。文句如古龍者，趨向短句短段，節奏明快，具時代氣息。

## 二

毫無疑問，蹄風先生的作品乃香港1950至1960年代文學的重要部分，值得珍視。可惜的是，就如劉以鬯所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也未見蹄風的條目。其實，蹄風早歲履職商會，嗣後長年在《新報》撰著武俠小說，又掌《武俠世界》編務。由於蹄風為人低調耿直，這或影響其著作的再版與傳播。據筆者粗略估計，蹄風出版的小說不少於15部，另不乏短篇作品，成書



者諸如《血戰虎兜山》、《遊俠英雄傳》、《遊俠英雄新傳》、《龍虎恩仇記》、《清宮劍影錄》及《武林十三劍》等系列作品。

蹄風的小說，大多由羅斌主理的環球出版社印發「單行本」，其時「環球」出版物除香港以外，還暢銷東南亞，可以估計，蹄風的作品有大量的華文讀者支持。如是，在1961至1963年，短短三年間，其6部小說改編成10齣電影，其中4部更分成上、下兩集公映。電影公司取態進取，敢於投資，分集上映，蹄風的小說受歡迎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以下，嘗試輯錄蹄風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情況：

電影名稱	公映日期	導演／電影公司
1. 《猿女孟麗絲》	1961年5月7日	羅維導演／四維影片公司
2. 《天山猿女》	1961年6月7日	羅熾導演／嘉華影片公司
3. 《武林十三劍上集》	1961年10月25日	黃鶴聲導演／嶺光影業公司
4. 《武林十三劍大結局》	1961年11月1日	黃鶴聲導演／嶺光影業公司
5. 《雙劍盟（上集）》	1962年5月15日	龍圖導演／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
6. 《雙劍盟（下集大結局）》	1962年8月22日	龍圖導演／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

7. 《清宮劍影錄（上集）》	1963年3月13日	凌雲導演／民利影業公司
8. 《清宮劍影錄（大結局）》	1963年3月20日	凌雲導演／民利影業公司
9. 《龍虎下江南（上集）》	1963年5月22日	康毅導演／港僑影業公司
10. 《龍虎下江南（下集大結局）》	1963年6月6日	康毅導演／港僑影業公司

讀者不妨留意，本書《清宮劍影錄》也曾被改編成電影，主要演員包括曹達華、于素秋、陳寶珠、譚倩紅、李鵬飛、高魯泉等，陣容鼎盛。而接著的《龍虎下江南》，演員包括曹達華、于素秋、陳寶珠、丁鳳、蕭芳芳等，俱是當時得令。觀乎上表，蹄風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或像曇花一現。1964年及以後，蹄風的作品似乎沈寂下來。究其因，其一，蹄風把工作重心轉移至馬經出版；其二，蹄風坦承僅為生活而撰寫小說，對作品是否受歡迎，會否拍成電影，本著隨遇而安的心態，他從不主動爭取。他也不似其他作家擅長建立和經營形象，而蹄風也沒有旁及其他體裁之作品。其三，與此前後的時間，如金庸和梁羽生，他們的小說也紛紛拍成電影，蔚然成風。諸如金庸的《射鵰英雄傳》（1958-1959上映）、《碧血劍》（1958-1959上映）、《書劍恩仇錄》（1960上映）等。至於梁羽生，則有《白髮魔女傳》（1957上映）、《江湖三女俠》（1960上映）、《散花女俠》（1961上映）等。名家輩出，珠玉紛呈，互有消長，自然之事。





### 三

蹄風的小說，大多描摹滿清之崛起，乃至清初的武林故事。其次則以南宋、金、蒙為背景。許多武俠小說的作者，在建構主題上，或揭櫫反清復明，滿漢不兩立。然而，閱讀蹄風的小說，讀者或會發現，他的作品許多時沒有涇渭分明的「民族主義」觀點。從另一角度觀之，似乎呈示一種兼容並包、無分你我的人道主義精神，此與作者秉持「民胞物與」、「仁者愛仁」的生命哲學，不無關係。

《清宮劍影錄》洋洋40萬言，起初在1957年11月至1958年10月連載於《藍皮書》，復於1961年10月由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刊行，10本薄冊。《清宮劍影錄》是作者自言較得意之作。

《清宮劍影錄》以滿清雍正一朝為背景，話說雍正即位後，殘害忠良，三音神尼率領一眾武林豪傑勇闖清宮，意圖行刺皇帝。彼此惡鬥連場，高潮迭起，雍正最終被呂四娘殺掉。

小說人物眾多，別開生面。例如亞密當是雍正的忠侍，適時護駕，使行刺失敗。雖說亞密當忠於皇帝，惟其又不乏主見。例如亞密當發現三音曾有救命之恩，遂把她放走。然而，如此忠侍，雍正還決意把亞密當賜死。於君，亞密當「有忠無恨」，正是一顆忠心可昭日月。後來，

亞密當毒發身亡，且看當時雍正的反應：

門外應了一聲，進入一人，來到雍正座前跪下。各人看時，進來的是侍衛洪英，後面隨著紅衣喇嘛鐵臂禪師，站在一旁合十道：「啟奏皇上，亞密當……」他本來要說亞密當毒發死了，但一想當著各侍衛跟前，不能把皇上賜他毒酒的秘密說破，所以遲遲不能接下去。雍正已猜出九分，問道：「亞密當幹麼？他是畏罪……」雍正也沒說下去，留下來讓鐵臂禪師補充。喇嘛已是知機，連隨應道：「是，是，他畏罪自殺身死。」（第二十九回）

細看這片段，堂堂一國之君，賜死隨侍，卻諸多顧忌。雍正城府固然很深，而鐵臂禪師巧於心計，善於逢迎。人物性格，從這幾句簡單的對話，足可見矣。

《清宮劍影錄》的結局，乃呂四娘、佛光等人成功拿掉雍正，且看此節：

這時佛光的青萍劍舉起，欲下不下，呂四娘在後，已是萬分急煞，也把劍張開。佛光聽雍正微嘆一聲，腦子裏霎時記起當日玄空師傅的訓示，手裏當堂失了主宰，口裏叫出一聲「我不……」連隨縱到廊外去。嚇得呂四娘一跳，還幸她已把劍張開，她的迴風劍有名的快，口裏呼出：「饒你不得！」颼的一劍揮落，雍正的頭顱隨著飛出遊廊……（第三十三回）



這個場面描寫，緊湊刺激，十分俐落。從雍正「嘆一聲」到「頭顱隨著飛出遊廊」，不過十字而已，後一句更是觸目驚心。面對殺死國君，佛光遲疑一會，人之常情。呂四娘則勇者不懼，手起劍落，喊出一句話後，即把當朝皇帝幹掉。以上引文，僅百餘字，涉及三個人物。佛光的行徑反襯出呂四娘的果敢英勇，正是「一往無前」。當中「颯的一劍揮落」，六字勾勒，出落劍的快、狠、準，沒半點拖沓。蹄風的文字功底，於斯堪見矣。

武打以外，《清宮劍影錄》於情感的刻畫，也見匠心。司馬長纓與佛光的戀事似隱猶現。第二十三回，短短三句，已見長纓對佛光早生情愫——「長纓僅是驚鴻一瞥地看到她的面容，如電火一瞬，果然是他日夕思念的三音池畔聖嬰佛光。」長纓早為佛光沉魚落雁的花容著迷，而「佛光」乃三音神尼沙哈洛的女兒，俗名王雪蓮，佛門中人，豈容得下男女之情呢？二人若即若離，頗堪玩味。及至第三十三回，長纓與佛光別後重逢，當中的動作描寫，尤見細膩：

他們二人就倚身樹下，談了別來景況，長纓又把宮裏饒過雍正的事說出。佛光道：「我媽說這魔王還未當絕，昔日賽希夷算他有十三年命運，看來明年他總會落在我們的手裏了。」長纓兩天沒有睡覺，說了幾句，便枕在佛光膝上呼呼地睡著。佛光知他實在累了，不敢把他驚醒，而且解下她的肩披，替長纓蓋在身上，自己也閉目假睡。怎知長纓疲勞太甚，一睡就

是兩天，累得佛光坐著不敢稍動。真是情到深時愛亦深，可為天下男女寫照。（第三十三回）

長纓枕在佛光膝上呼呼入睡，而佛光則解下肩披，覆蓋在長纓身上。二人含蓄的愛情，彷彿二人互相依存，此中情懷，躍然紙上。敘事者還巧妙地補上一筆——「情到深時愛亦深」，盡收畫龍點睛之效。

要言之，《清宮劍影錄》手法嫻熟，結構嚴謹，情節錯綜。倘若觀其內容也具如「忠」、「義」、「報」等較深刻的中國文化底蘊。讀者細味，當能領略是書深意。

蹄風《清宮劍影錄》得以重校出版，讓今天的讀者有機會重新認識這位近乎被遺忘的武俠小說家。從提出建議到付梓成書，歷經兩載，殊不容易。蒙香港藝術發展局慨允資助、文史研究與出版協會鼎力支持。過程中，筆者遭逢人生苦厄，承周永新教授多所勗勉和包容。另得到紅出版的協助，筆者於此，一併申謝。

彭智文

謹誌於香港銅鑼灣

2024年6月30日



## 以詩代序

自鑄蕪詞寫眾生，娛人娛己寄閒情。  
雖無白雪陽春調，卻有荊軻擊劍聲。  
百年舊事話康雍，赤血如花映月紅。  
帝王蛾眉決生死，縱橫劍影落清宮。  
英雄酣鬪百千場，名士多情俠士狂。  
博得世人爭一笑，花光劍氣入文章。

——自題《清宮劍影錄》

蹄風艸

以詩成序

自鑄英詞寫名生  
操人娛已寄閒情  
雖無白雪陽春調  
卻有荆軻喜劍聲  
百年舊了話  
席雍未血如花映月紅  
帝主蛾眉決生死  
縱橫劍影落清宮  
英雄酣闕百千場  
名士多情俠士狂  
特得吾人第一笑  
花光劍氣入文章

自題清宮劍影錄

歸風吟



# 田 子

靈活變通：從二房東、商會秘書、小說家到評馬人

——周永新細談蹄風的人生歲月（彭智文）

004

編校凡例

017

前言：花光劍氣入文章

018

以詩代序

026

第一回：亞密當採參逢俠隱

033

長白山頭藏劍氣

千年靈草現根苗

第二回：武當手夜會龍形劍

貴公子慧眼識奇士

俏佳人仗義救情郎

第三回：雙劍俠長嶺決雌雄

一瓢居兩雄重會面

小客寓老俠露行蹤

第四回：臥虎邨雙鳳報兄仇

獨角龍殞命旋風刀

三音尼誤發金砂掌

第五回：花蝴蝶巧賺亞密當

紅山堡比劍訂良緣

三音池鬥拳驚中伏

056

088

117

147

第六回：闖宮廷七俠遭強敵

亞密當輕身擒女俠

金圈子單刀會魔王

175

第七回：金圈子碧血灑丹墀

淑王妃矯詔釋重囚

惡魔君巧佈飛刀陣

205

第八回：那亞兒三番刺雍正

闖禁宮雲霄逢舊好

進天牢俠士劫重囚

218

第九回：劫法場鐵傘破飛刀

那亞兒身陷地雷陣

巴里宗命喪血滴子

238

第十回：女扮男御前雙比劍

小紅裳巧施奪魄索

密宗僧秘授隱身符

258

第十一回：救同門紫陽會赤空

死真人遺書殺惡道

勇劍手存義釋神尼

285

第十二回：突重圍雙俠救冒蓮

亞密當奉旨出京華

章回子截劫遭強敵

313

第十三回：會群雄亞密當出京

玉狐狸情深感勇士

梟夷子遊戲弄佳人

343

**第十四回：白泰官夜捉花蝴蝶**

小雲裳義救玉狐狸

勇劍手挑戰甘瘤子

375

**第十五回：玉女峰雙雄狼虎鬥**

呂四娘夜探太華山

玉狐狸救人華嶽廟

388

**第十六回：亞密當夜殺章回子**

玉女峰孟王妃出現

仙人掌黃面客投崖

409

**第十七回：奉師命長纓下崑崙**

遞反書義士受酷刑

尋劍訣老道識玄機

433



## 第一回：亞密當採參逢俠隱

長白山頭藏劍氣 千年靈草現根苗

「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亙千餘里；山之上有一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鱒三江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鱒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育奇毓異，產珠為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為姓，名布庫里雍順。與小舟乘之，順流在河步登岸。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構兵相仇敵，見而異之，交手為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國主。於是居長白山東『鄂謨琿』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滿洲，是為開基之始。」

看官們，上面一段文字，就是滿清入主中國後，記述愛新覺羅氏族發祥的肇始。作書人引用這一段大內檔案文字，因為這一篇《清宮劍影錄》開首就寫滿洲地方的兩個劍客，從上面一





段文字當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地理環境。雖然到今天滿洲族已同化於中國，可是那一地的山河面貌還沒有多改，打開地圖，便可以找出他們記述長白山麓的地名了。閒言少敘，故事歸入正傳。

且說滿洲境內寬城子（今日長春），往日是個重鎮，康熙末年，城北一處地方叫「東卡倫」，那裏住著滿洲的一個貴族，名叫阿蘭泰，先代隨多爾袞入關，傳到阿蘭泰，曾居官到大學士，東卡倫地方，是皇帝賜給他的領地，府裏武士數百人，大廈連雲，奴僕無算，儼然是中古時代的一個邑主。

他的一群武士當中，都是世代襲職的，那時滿洲皇帝注重本族人習武，文學方面反而看得較輕，因他們一族入主中原，也是由騎射武功而得到手的。阿蘭泰府裏一班十歲以上的孩子，也編成武事班，挑選一些本領高強的武士作教師，這一班孩子當中，有兩個天生十分穎悟，一個叫「那亞兒」，一個名「亞密當」。這兩個十歲的孩子，練功夫比別人來得易於上手，那亞兒因和貴族阿蘭泰有點親屬關係，平日穿得好，吃得好，待遇也比別人優渥。但亞密當是個窮小子出身，父親早喪，在府裏沒受到一般人的痛惜，雖然他練武很出色，他的幾個師傅對他也十分鍾愛，可是不能令到孩子的心情快樂。

瞬就過了五六年，二人的武功已練得十分純熟，不論馬上馬下，使槍擊劍，算得是一班孩子當中數一數二的好手，不久就要補充他們當府裏的一個武士。那時亞密當生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皮膚白皙，像個粉面郎君，跳躍騰身，最是出色；那亞兒卻全身膚色似個黑炭頭，身材中等，膂力驚人，幾百斤重的石頭，他一槍可以挑開數丈以外。

說到性子上，二人也有不同，亞密當沉潛機智，那亞兒性烈如火，他們一同生長在阿蘭泰的府中，本領又比別的孩子練得好，因此不免互爭雄長。那亞兒恃著是阿蘭泰的親戚，對亞密當看不在眼裏，時常出些冷言冷語向他譏諷。亞密當知道自己出身貧賤，也只好忍著氣不出聲。

一天，那亞兒進後堂和府裏的幾個小爺練靶，剛巧京裏有些禮品帶回來，外面總管命亞密當拿到後堂去。那亞兒見了，沒曉到是總管遣進來的。心想：「這小子也想到後堂來廝混嗎？且教他吃點苦頭，好教下次不敢進來。」他以為亞密當要來巴結府裏的公子，存著一點妒忌。他把箭搭在弦上，看準亞密當的小帽射出，颼的把帽子貫穿了頂，隨箭矢飛到牆外去了。那幾個貴胄公子見了，樂的拍掌大笑。那亞兒又再搭上箭矢，再向亞密當射去，這番拍的一響把他捧著的一包東西射中。亞密當正自驚愕，不料第二箭又來，捧著的東西當堂墮地，原來包袱裏



裏著的，是京裏端親王府送給阿蘭泰幾位公子的珍玩：四個北京城裏有名的泥人，裝在錦盒裏，這時已墮地碎開片片。

亞密當一驚非小，見是那亞兒作弄，這番已忍無可忍，飛步上前揪著那亞兒的胸口，掄起拳頭撻下。那亞兒抓著一柄弓在手，順勢向上一撩，把拳頭擋著，下邊一腳掃出。亞密當正搶到他的弓，見腳打到，忙的斜竄一步，那亞兒的腳察的把亞密當的外衣裂開。亞密當更是火起，奪著弓一拉，兩人立刻纏在一起，摔起跤來。

幾個公子看二人真的打起來了，即時喊了兩聲，後堂護院武士跑出來，把二人喝止，帶到府裏給夫人回話。亞密當說是那亞兒射他，那亞兒卻說他進來調弄幾位公子，才把他逐出去，誰想他膽敢上前來廝打。那亞兒是府裏親戚，阿蘭泰夫人偏袒著他，命把亞密當答五十藤鞭，禁閉起來。

亞密當給打得滿身答痕，關在牢房裏，這牢房是專禁府裏犯罪下人的。他的幾個師傅偷偷地到來望他，教他忍耐一時，不要說出怨言，怕傳到府裏更會加罪。亞密當給禁了兩個多月，夫人還沒有把他釋出。他暗中探聽一下，才知夫人因他打碎了端王府的禮物，要待阿蘭泰將軍回來發落。他想：「如果王爺回來，可能把自己杖斃。」他知道非設法逃走不可。

他被禁的牢房，有幾根豎著的木柱，中間連著橫鐵門，再加上鎖，木柱植在石穴裏，深五六寸。亞密當已想到了逃獄的方法，他在吃飯時把一具盛飯的銅杓子藏起，那送飯的下人沒有留意。亞密當夜裏把銅杓子的柄磨薄了，拿來在木柱腳下削出木片。一夜之間，他已削了許多木屑，那木柱已陷進了一小缺。這樣幹了五六晚，木柱的腳下只剩回手掌那麼厚的一幅，他把一些泥塊堆在一旁，使外間看不出。到了夜候，他拿銅片作小刀一般，連下邊一小塊木樁也削開了，木柱移開，他側身走出，又把木柱移到原位去。

他伏在一處假山石後，不久府裏擊柝的老頭兒挽著風燈走近來了，他從後閃出，掩著老頭兒的口拖進假山後，吹滅了風燈，那老頭兒以為是賊，驚得全身發抖，亞密當塞了他的口，把老頭兒的衣服脫下，自己穿在身上，戴上府裏巡更人的風帽，把護耳掩了兩頰，然後燃著風燈，一步步出了府門。因為擊柝的有時也要出外巡視一番，因此混過了幾重門戶守望的耳目。

亞密當乘夜走出東卡倫，向著東北方奔逃，幸而那處一片都是原野，莊稼人已經起來，天色微明，預備到田裏耕作。亞密當還穿了阿蘭泰府裏的服裝，莊稼人認得他是府裏的人。亞密當靈機一動，便向莊稼人借一匹坐騎，絕塵向山嶺馳去。



他走了七八天，知道已離開東卡倫很遠，前面盡是山嶺，高峰插天，那山脈真是連綿數百里，雄偉屹立，山麓佈滿密密的森林。亞密當單人匹馬走在林下，有如一頭小犬經過大樹下一般細小。舉頭一望，山嶺上蓋了白雪，垂下一條條的白線就是冰川。他不知道這山嶺叫甚麼名字，只覺得此處地方景色怡人，心胸為之一擴。他一看乾糧將罄，打算找一些人家，歇過一宵。

從早走到午後，才望到山下幾處帳篷，一些穿了皮襖的人在帳外曝陽光。亞密當走前去唱個諾，拴過馬匹，原來那些人是遠道到來採人參的。見亞密當年紀還輕，卻深入到這大山來，都有點奇詫。一個老頭兒問道：「小哥，你到長白山來幹麼？這山嶺上野狼有名的兇，虎豹更不時出沒，難道你不怕作了虎狼的口糧嗎？」亞密當回答說是隨大夥兒獵戶到來的，道上掉了隊，因此迷途進入這峽谷。

那些採參人信他所說，又見他年紀這樣輕，懂得一手武技，便把他收留下來，隨著大夥兒在長白山一帶掘取人參。亞密當那時武功已有相當造詣，他的身手敏捷，頭腦聰明，而且刻苦耐勞，短短幾個月韶光，他已成為採參幫裏的一個好手。

原來這一帶地方，正是長白山脈近著三姓發祥地的「伊蘭」，地廣人稀，氣候酷寒，幾百里內全是崇山峻嶺，有許多原始森林，都是從未有人跡到過的神秘境域。可是山上長著了奇花

異卉，豺狼猛獸，不時出沒。至今聞名世上的野山人參，就是這一帶深山產生的靈藥。這草本藥物的效用，可以延年益壽，垂死的人，服了也可以延多些時活著，因此它的價值也比世上任何的藥物還珍貴，從來便有不少採參人結隊前往發掘。據一般老於掘參經驗的人說：這種奇藥因在極寒的地帶生長，要藏在地下數尺萌芽，人參只是這種草本的莖根，吸收地土暖氣，長時間才露出地面，葉形如掌狀的複葉，花小色白，地下莖長如人的形體，色透明，地上枝葉經霜雪枯謝，人參還繼續在地下生長，且年久藏得愈深，有潛藏地下數百年的，已長成靈氣，夜裏發出微光，一聞人聲，便會從地下遁去。所以掘參人必在夜間窺伺，有時知道那一處有數百年人參埋藏地下，日裏在周圍掘地佈網，以防人參逃逸。

亞密當在採參幫裏，不時射殺最兇狠的猛獸，抵禦成群的野狼來襲，幫裏許多有本領的人，對他十分看重。瞬又到了隆冬，這一幫人深入到小白山的烏吉密嶺，剛巧一場大風雪降下，山道全給積雪封閉了。這一幫人被困在峽谷裏，只見風雪漫天，一連七八天，沒法走出帳篷，風雪還是繼續的下著，馬匹凍僵，幫裏的人也抵不住寒冷飢餓，死了一半。

那時食糧早已吃光了，在帳裏沒法生得火，剩下四五個年輕的採參人，大家把馬肉割下來，生啖充飢。亞密當一看帳篷外，都給大雪堆塞了，再不設法逃出，很容易生葬在冰雪之下。他



和幾個同伴穿了幾襲皮大衣，割裂了帳篷，從頂上爬出。幾個人從尋丈的雪堆上走，一陣風捲來，眼看兩個同伴一忽兒便給捲去，也不知落到哪裏去了。剩下的只有亞密當等三個人，好容易牽著繩子，爬到一處崖下，找到一處巖洞躲起。

第二天大雪稍停，兩個同伴餓得發慌，要冒險出外覓食，亞密當阻止道：「這時出去不得，山裏無數野獸，也是我們一般心理，正在走出來尋食，遇著便難倖免了。」那兩個同伴只得熬著，等到夜裏，他們竟瞞著亞密當出洞外去了。亞密當半夜醒來，發覺二人不在，忙的抓了腰刀，出外找他們，山上雪已停了，滿眼都是白色，風也靜了，微雲透出月影，寒氣砭骨。亞密當一步步踏向山谷，不時看到遠處有點燐火般的青光，射著他來往移動，他知道是野狼出來覓食，連忙展開急縱功夫，向山上急逃，雙腳雖然餓的軟了，但他還可以支持，一看已到了一處嶺上。遠望群峰，高插天空，景色如琉璃屏障。

他歇下來，忽見遠處山頭，有白光繚繞，倏起倏落，那光影如足練一般，在上空打了一轉，便盤旋落下，片刻又復升起，像有人在底下玩弄著似的。亞密當想：「這光影不是燐火，難道嶺上有劍仙居住，這是祭出來的劍光？」擬去看個究竟，才站起來，發覺雙足疲乏無力，他便掣著腰刀，要到山谷裏找些野狼，殺了暫時吃著果腹。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清宮劍影錄（上篇）

作者：蹄風

編校：彭智文

顧問：周永新

編輯：繆穎、林靜

設計：燒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11 月

圖書分類：武俠小說

I S B N：978-988-8868-54-4

定 價：港幣 98 元正

蹄風筆下，清宮劍影刻畫義與勇。

各位客官，不妨聽聽這個波瀾壯闊的武俠故事。

故事圍繞「反清復明」的宏大主題展開。

話說兩個昔日習武同窗 亞密當和那亞兒，

一個出生貧窮，一個元勳後代，

長大後各走各道，多年後再相遇，竟以敵相稱？

如今當下，一人，聯合江湖武俠，

對抗那位令人聞風喪膽的「魔王」雍正；

另一人，手持寶劍，保護身邊的雍正……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書中分解。



上架建議：武俠小說  
定價：港幣 98元正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